

## 十一、聯總救濟工作

### 蔣廷黻出席救總會

一九四三年我在華府宋子文所主持之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 China Defense Supply Corp (簡稱 C. D. S. ) 交通組工作，爲交通部之代表，專門與軍部五角大廈接洽中國鐵路器材之供應。是年秋中國政府派蔣廷黻來美辦理聯合國善後救濟事務，他來與宋子文接洽公務，我在此時認識了蔣廷黻先生。

聯合國善後救濟機關第一次在大西洋城開會，蔣廷黻代表中國出席，他向宋子文先生調我去做專家隨員之一，負責交通及工業復興有關事務，另外一個專家是楊錫志，他是糧食部代表，負責糧食及農業復興有關事務。其他重要人員包括蔣代表之助手中國大使館職員等。那是一個秋冬之交的時期，因爲天氣甚冷未到海邊去遊覽。開會的地點是在克拿內幾大旅館 Caridge Hotel，爲當時大西洋城沿海濱最大最豪華之旅館，建築巍峨，客房逾千，而開會宴樂之大廳可容數千人。(一九七六年我去看了一眼，頹敗了不成樣，旅館改成了公寓，四週磚瓦亂堆，不勝感嘆，一九七七年該城改爲賭城後，該旅館又大興土木準備做大生意。)我與楊錫志同住一房，終日無事，開會時，蔣廷黻等忙不可耐，我們在旁邊等候答覆問題。兩天會完，晚上有一個慶功宴，集四十四國代表於一堂，飯後跳舞，作各國跳舞比賽，末了一賽爲瓦爾滋舞，匈牙利一對得首獎。會後各散，我們回華府。當時我沒有把他當回事，以爲臨時抓差，藉此見見大場面看看各國代表的色相，過後就忘了。

一九四四年六月蔣廷黻常川駐華府辦理聯合國善後救濟事務，有一次他找到他旅舍談話，他講大戰

後善後救濟工作之重要，尤其對於中國方面；聯合國將設立一個善後救濟總署於華府，由五十餘國代表所組成，其中有一個機關叫遠東司，專門負責審核遠東各國所申請之善後救濟器材單。「我已同宋部長商量過擬請你担任遠東司副司長，宋部長已經答應借調，現在看你願不願意。」我說「C. D. S 鐵路器材的事誰辦呢？」「你得暫時兼任！」事情談到此為止，以後常常見面，常常有新發展。後來決定由 C. D. S 代我找一個專任女秘書兼打字。我白天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 (UNRRA) (中文簡寫為「聯總」) 辦公至下午四時。下班後到 C. D. S 上班到下午六七時為止；公事辦好後交與秘書次日辦理。

磋商了幾個月後總算各事妥當，我在聯總辦公之薪水每年一萬美元，闊哉！闊哉！當時就覺得麵筋泡下油鍋登時漲大了好幾倍（當時交通部給我出差費為每月三百美元）。那年九月一日就到聯總辦公。

## 聯總組織的人與事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聯總）辦事處設於都邦大廈 Du Pont Bldg. 在華府西北區康納弟克大道 Connecticut Ave 都邦廣場 Du Pont Circle。總署組織龐大，組成國家已增為五十二國，以中英美蘇四國為主幹，由美國前紐約州長李門為署長，中國前東南大學校長及前財政部次長郭秉文為副署長，其下設各司及各委員會。

遠東司司長尚未覓到人選，暫時就由我這個副司長辦理一切，我有一個秘書叫 Jeannette Muldoney

，其速記與打字之快爲我所僅見，我委寫信，先由自己寫好交她去打；後來我自己學習了我說她記，記後她打。後來變成我說她打，只見我說得慢她打得快，所有每天事務都在四時前打好、簽好，由她發出，我到C.D.S.去辦公。

遠東司有幾個研究員，原名爲分析員，如有查考研究的事，就交給他們去辦，有一個男的叫麥菲，加拿大人自以爲才大而無所發展，常常自嘆Not what you know, but whom you know，意以爲「學問大無用，認識大人物方有用。」有一個女的叫羅安Agnes Rowan經濟博士，匈牙利人，約四十歲，貌陋才高，無男友，開會時專喜與人抬槓。

其外與我發生關係者，中國人有總署法律顧問黃宗勛Robert Huang此人與郭秉文先生在中國卽爲好友，據黃說，郭先生與前一夫人離婚就是他在南京替他辦的法律手續。

外國人甚多，其特出者有兩位：

一位是農業專家叫Dawson，一個是經濟專家其首名爲Jackline，男的有太太，女的是獨身，他們倆常在一起，他們也常開派對Party，都喝得醉醺醺地！

我的頂頭上司除署長副署長外有幾位有勢力的人物，其中最重要者有蔣廷黻先生、蘇聯代表守傑夫及英美兩國的溫翹夫Weintraub及亨傑克生Hendrickson，此四人爲決策者，說話極有分量。

當時守傑夫爲最顯眼之人物，新聞記者及各國代表都與他交往，他也自覺偉大常與人爭論，因爲當時英美要蘇俄攻日，而史太林尚未答應，故美國對俄人非常遷就。

我到差一個月後正式的遠東司長到任，他叫爾腦德 Edwin G. Arnold，年輕，看上去不到四十歲，像個小滑頭，大概是一個政客。司內的事情大部分是我做，他到各方應付，派頭并不夠大。

與中國善救事業有極大關係者有凱叟 Kizer 蓋因斯及勃瑞斯三人。

他們常常來往中美間接洽善救事務，其中凱叟就是聯總在上海的總署第一任署長。

## 審核各國申請標準

各國救濟善後器材之申請單如何審核必有標準。本司對於此事常常請教諸位研究員，其結果都甚有趣而有用，茲舉數例於下，俾知其大概。

每日每人食糧標準：

據研究報告：在一九四四年吃得最好的是美國兵，他們每人每日吃四、〇〇〇卡路里（維持健康之需要量祇爲二、〇〇〇卡），其每週所食肉量爲英國兵之五倍。美國民衆在戰前平均每人爲三、一〇〇卡路里，到後來也吃到三、三〇〇卡；加拿大人每日三、二〇〇卡。法國城市人每人每日祇吃一、三〇〇卡。英國人雖吃到二、九〇〇卡，但其食物品種甚少而不平均；德國人略少但較平均；蘇俄人祇二、〇〇〇卡。

又說，在德國以東國家有好收成時，生產量比消耗量多；以西國家則相反（法國消耗百分之八三，荷蘭百分之六七，比利時百分之五一，挪威百分之四三）。

關於遠東各國糧食產量列如下表：其單位爲公噸，其時間爲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

國別	總生產	剩餘	短缺
中國	一三四、六八五、八五六	—	六〇二、五五九
菲律賓	一、三八〇、九六七	一、一二七、〇五八	—
緬甸(米)	六、二五〇、〇九三	二、八八八、〇〇〇	—
馬來亞(米)	三三六、一六二	—	五八一、三〇五
香港(米)	—	—	一八八、五六五
安南	二、二三二、五四五	二、一七五、九七二	—
暹邏	四、四一二、七八一	一、四一八、〇五三	—
台灣	—	一、七七五、五〇九	—
日本	一九、六六八、四八八	—	二、四五二、七七二
滿洲	—	二、四五二、七七二	—
澳洲	一一、七四二、八三二	三、五三四、〇六六	—
朝鮮	八、三六三、二五五	一、〇二〇、一三八	—
印度(連緬甸)	五一、五九六、三二三	二、六三三、五六八	—

又據研究印度成人所吃營養平均的食糧列成一覽表。(從略)

關於布匹每人所需亦煞費週章，據研究報告，每人每年所需用之棉織品，以平方碼計各國不同。

水爲食糧之一，且爲清潔所必需，爲救濟及復興起見，食水及衛生用水亦爲必須計畫之一。每人每日用水量究以何數爲標準，據研究所得，美國大城市每人每日所耗量爲一〇〇加侖，那時(一九四四)重慶正在開發碧山(譯音)自來水，其每日出水量爲一三、〇〇〇立方公尺，約合三四三萬美加侖，以當時五十萬人口計，每人每日祇合得七加侖，據估計祇爲最低數量之四分之一。美國人何以要用如許多水，據事實，每沖一次抽水馬桶要六加侖，洗一次澡要三十一—四十加侖，其他如洗衣、洗碗、洗地均須用大量水。

又中國戰後各城市均將作復興工作，究竟經費作如何分配方爲合理。英國對於印度之孟買城作復興計畫，有復興委員會數年之研究，費用共爲一萬萬羅比。

有了這些研究員做我們的後盾，我們有了困難，就請他們搜求材料供應答案。

## 中國所需救濟物資

一九四四年十月五日至十六日差不多每天要與蔣廷黻先生見面談論關於善救事宜，十七日他就飛返重慶與中國政府各部會接洽。談論地方或在其旅舍或在聯總遠東司參加談話人員，除我外尚有凱叟、蓋因斯、或爾腦德、勃瑞斯等人。第一要緊的是區域範圍，經討論結果祇有中國一國；其理由甚簡單，日本爲戰

敗國自有佔領軍負責一切，朝鮮原爲日本屬國，自歸日本佔領軍辦理。印度、緬甸由英國照顧。菲律賓爲美國屬地自然由美國自理。其他東亞各國所受損害不能與中國比擬，故不必由聯總處理。

第二個要緊的項目就是善後救濟所需物資或器材。我始終主張依魏大使理論，除要雞蛋外，要多多要雞。最初討論結果除救濟所需糧食衣着外，善後所需以交通第一，醫藥第二，水患區域第三。題目愈討論愈多，器材也越談越繁，結果分十大類：(1)糧食(2)衣着(3)醫藥(4)工業復興器材(5)交通復興器材(6)其他器材(7)農業復興器材(8)零件(9)燃料(10)原料。所需物資皆應由中國政府申請。當時決議糧食衣着兩項由糧食部負責送申請單，醫藥由衛生署辦，工業由資源委員會辦，交通由交通部辦，農業由農林部辦，其他原料燃料均由資源委員會辦。大致就緒後通知宋部長轉電重慶行政院各部辦理。次日蔣先生即飛回重慶當面與各部首長接洽。我下午到C.D.S.即將鐵路器材整理並擬成申請表送聯總請核辦。此事決定後就等國內各部會申請單。

另有一事亦甚重要，即辦理救濟善後之技術人員須調來美國旅行參觀與最新工商業組織運用方面接觸方能勝任愉快。我在C.D.S.與軍部五角大廈對此事已接洽數次，彼等甚爲贊同，此時所辦範圍與前此之祇限工程師者擴大，須有醫藥社會福利等項在內。此事亦由蔣先生到重慶時請各部遴選要員來美。

## 中外要人來去匆匆

蔣廷黻先生一九四四年十月間回國後，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返美逗留兩日，於二十七日偕我們的

遠東司司長爾腦德同飛澳洲雪梨開聯總大會。會後回美與我談話時談到中國辦理善後救濟工作，他對物資極關心，他要辦得好，他想設一個分配所，以分配所有物資，又想設一個儲運所辦理接收、儲存，運送所有物資到運用處所；他說他找不到相當的人選，我告訴他，中國有資歷的運輸專家甚多，現在都在重慶，據我所知，其中年輕而最有才幹有經驗的是周賢頌先生，他戰前辦理淮南鐵路辦得井井有條，為全國交通同仁所敬佩，其他尚有許多做過鐵路局長招商輪船局長等等的多得很，交通部長必能介紹若干。以後他就暫時不提。當時陸續到美國接頭的有：

① 鄒秉文先生，農林部（當時部長為周貽春先生）派來負責申請農業復興器材，並辦理申請糧食衣着事宜。② 吳景超先生，經濟部及資源委員會派來辦理工業復興器材。當時他的頭銜是中國戰時生產局（WIPB, War Production Board 與美國 W.P.B. 局）秘書長。③ 盧祖詒先生同上。當時他在紐約世界公司辦公。④ 蔣夢麟先生、寧恩承先生、楊雲竹先生、吳文藻先生等先後來到，并約談中國現勢。⑤ 王國華先生、吳應綸先生到達，王係準備代替劉景山職務者，吳係準備代理我在 C.D.S. 之職務者。

交通部長曾養甫來美醫病，始住包鐵摩爾 Baltimore 之約翰·霍布金斯醫院 Johns Hopkins Hospital 治療，余每於週末去看他一次，先談申請善救器材事，他說他已交代各司去辦，但到後又叫我臨時加入。後來他叫我擬一篇廣播辭講戰後中國交通建設事，我遵命辦好，他就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星期六重慶時間下午八時廣播出去。七月初他遵醫囑搬住長島濱一住宅。我於七月十五日星期日去看他，他有一個



護士侍候他，每日上下午要入海游水，三頓完全吃生菜，據醫說可以完全治好。這次他同我談戰後中國應設汽車製造廠自造汽車，他已派吳新柄先生及蘇祿貞先生兩位來美與我接洽，以後他就回國，病好了沒有我不得而知。

張文潛係南通紡織專家，中國政府派來與我接洽戰後紡織工業問題者。

劉瑞恆爲中國衛生署署長，到華府後即負責辦理申請中國戰後所需醫療器材。

商震將軍、孫立人將軍、黃秉衡將軍等均在華府，時相往來，交換戰時情報。

聯總方面去中國者則有凱叟、蓋因斯、勃瑞斯三人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初先去，其後第一批去華負責的工作人員共五十二人，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六日前去辦理組織總署事宜。

宋子文先生，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四日，代理行政院長。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函，叫我做戰後交通計畫，我在聯總請假三日，悶在C.D.S.做文章，五月五日完成面交貝滋蓀（祖貽）先生請轉呈。五月十日左右他回美，對於戰後交通計畫並無下文。六月十五日宋先生又返國，十九日到達，八月十六日又回美。

他在這個時期將中國國防供應公司C.D.S.結束，另設一個中國物資供應公司China Supply Corp. (C.S.C.)。國防公司C.D.S.原爲獨立機構直接向蔣委員長負責，改組後之物資公司C.S.C.係附屬大使館之機構，當時歸魏伯聰（道明）大使指揮。宋先生回國，劉景山先生亦隨歸重慶，其遺缺由辦理西北駝運的王國華先生繼任；并調交通大學北平學院畢業運輸專家吳應綸先生到公司辦公以備我離開時負責我的工作；我於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辭去兼職後，我的工作就由他辦理。

劉景山先生當年流年不利，其夫人於一九四五年三月三日住醫院診治，我去看她時，她精神萎靡氣色灰敗。三月十日（星期六）晨逝世，其病名爲 T. B. Meningitis 結核性腦膜炎。一代美人，不幸短命。劉三爺從此在美過獨身生活，不久（六月間）即隨宋院長回國。王國華先生正式治事。

## 勝利之路緊張日程

一九四五年

一月廿五日澳洲聯總開會。

二月五日美軍收復菲律賓。

三月十二日美 B 二五轟炸機三〇〇架炸名古屋。

三月十三日美 B 二五轟炸機三〇〇架炸大阪。

三月十六日同上又炸神戶。

四月十二日人心正在振奮之時，忽然噩耗傳來，羅斯福總統死於喬治亞州之溫泉鎮，全國哀慟。同日杜魯門 Harry Truman 繼任爲總統。當日魏大使叫我到雙橡園吃晚飯，飯後夫人鄭毓秀大哭羅總統，涕泗滂沱，感人甚深。

四月廿五日杜魯門總統第一次廣播演說。我事前約鈕澤全工程師到寓吃飯並聽演講。杜總統講話，啞聲無力，內容空乏，與羅斯福較，真不值一聽。

四月三十日義魔墨索利尼被其國人倒吊死。

五月一日德魔希特拉在其寓所自焚死。

五月八日德政府無條件投降，舉世歡騰。

六月廿六日陳良輔夫婦聯袂到我家看公寓房子；決定頂我家具，擬下月移居。此中有一段悲苦故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良輔與余及尹仲容在紐約吃飯後，聽到日機轟炸珍珠港時，他夫人正飛往馬尼拉赴美國，被日軍在機場扣留拘入集中營，直至菲律賓被美軍收復方放出飛往華府與良輔團聚，四年憂憤至此方蘇，真人生不易捱之時日也。一九七七年抵華時兩夫婦仍健旺，住紐澤西 New Jersey 之湖林 Lake wood 左邊之耄耆村。大使館招待六百位中國專家及學生。魏道明大使及大使夫人鄭毓秀殷勤招待，并祝賀大戰將告結束，最後勝利終歸於我，願大家努力為國服務。

七月五日聯總遠東司司長爾腦德辭職照准。在職九個月，無甚表現。

八月七日美國原子彈炸廣島。

八月九日美國原子彈炸長崎。

八月十日日本廣播無條件投降。

八月十三日白宮內外燈光完全照明。（戰時燈火管制，漆黑）

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投降書送到白宮，杜魯門宣佈放假二日，全國歡呼，各處汽笛鳴放，教堂鐘響，人民大樂。

八月十六日汽油配賣法取銷，我隨即開車到加油站，叫「裝滿油！」當時心情異常興奮！

八月十七日宋子文院長飛抵美，貝淞蓀回來。

八月廿一商震將軍返國，我到機場送行。

第二次大戰如此結束了。

## 用簡表講八年抗戰

我乘日本投降藉機使聯總一部分同事知道中國在此次戰事中吃的苦頭最大，要他們同情我們，望在核准中國善後救濟器材時放寬一點。我選了五十七個日子的戰事列爲一表，並用地圖表示出來。此表及圖後來又在五角大廈重演了一番。茲將此表簡略列下，誠中國一段慘痛歷史也。

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

十一月十二日日軍佔上海。

十二月十三日日軍佔南京。

一九三八年

四月八日台兒莊大戰，日軍敗。

十月二十日日軍佔廣州。

十月二十五日我政府退出武漢。

一九三九年

二月十日日軍佔海南島。

三月二十七日南昌陷敵。

五月三日日機大炸重慶。

十月十六日我軍長沙大捷。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日軍佔宜昌。

九月九日重慶立爲陪都。

九月二十三日日軍佔領法屬安南。

十月二十八日國軍奪回廣西之南寧。

一九四一年十月一日國軍第二次長沙大捷。

十月十一日國軍奪回宜昌。

十二月七日日本海空軍同時轟炸美國珍珠港及馬尼拉、香港。

十月二十五日香港降日本。

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日軍三戰長沙未逞。

四月三十日日軍佔緬甸之臘戍。

五月十五日日軍力戰浙江，燬美國空軍基地。

五月十七日日軍侵雲南被國軍阻止。

七月四日在華飛虎隊改組爲美國駐華空軍。

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日國軍死戰阻止日軍侵重慶。

十一月一日史迪威將軍率我國軍隊駐緬北保護麗多公路 Ledo Road 建築。

十二月三日日軍佔常德。

十二月九日美國十四航空隊協助國軍奪回常德。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由印度直通麗多公路之一一六哩支路，由國軍築成。

四月十八日日軍大犯鄭州，國軍退離平漢鐵路線。

五月十日國軍在雲南西進，渡過薩爾溫江。

五月十二日日軍佔領平漢路全線。

六月十一日國軍奪回雲南之龍陵。

六月十五日美國 B-29 重轟炸機第一次由中國基地飛炸日本。

六月十八日長沙終被日軍佔領。

六月二十七日國軍與英軍合作奪回北緬甸之猛拱。

七月一日日軍由廣州北進。

七月二十九美 B-29 重轟炸機隊由中國基地白天炸瀋陽。

八月二日國軍與英軍合作奪回緬北之密支那城。

八月八日衡陽經過四十七日之日軍圍困，終被日佔領。

九月一日日軍七師自衡陽向八十哩西之桂林推進。

九月八日日軍佔領零陵。

九月九日史迪威將軍率華美混合隊及國軍由密支那推進至雲南西部之騰衝。

十月三日日軍在福建海岸登陸兩日後攻福州。

十一月十二日日軍攻佔美空軍在華基地，桂林。

十一月十九日由印度至中國之二千哩輸油管工程大部完成。

十一月二十六日南寧又被日軍攻佔。

十二月五日日軍奪取貴州之獨山。

十二月十五日國軍奪回緬甸之八莫。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國軍取回畹町；密支那至騰衝之公路直通無礙。

一月二十八日三年來第一次物資運輸隊通行麗多公路到中國。

一月二十八日粵漢全路被日軍侵佔。

二月九日國軍在昆明整編，以何應欽先生爲總司令。

三月七日國軍奪回緬北之臘戍。

四月十五日日軍向陝西進犯。

五月十三日國軍奪回福州。

五月二十七日國軍又奪回南寧。

六月十八日國軍奪回溫州。

六月二十九日國軍奪回柳州。

希望經此小小宣傳後，大家對中國多多同情，將善救物資早早批准快快運華。

## 技術人員來美深造

此次由聯總資助陸續來美再深造者有醫藥組、水利組、福利組、交通組等，經我手辦理者祇申請手續而已，至如何運送到美，到美後如何分發參觀實習遊覽再送回中國之一切工作，皆由軍部及聯總之秘書室及各委員會辦理，我有機會親自到場表示歡迎之意。其名單在我日記中可查者列下。

醫藥組：張維 朱潤琛 容啓榮 楊濟時 梁其奎 吳寬 馬基華 馬育騏 余瓊英 包艾青

姚克方 過祖源 趙滋英等

水利組：張含英 徐世大 林平一 吳又新 劉鐘瑞 張任 蔡振等

交通組：王奉瑞 李法端 顧慕勛 張海平 汪英賓 鈕澤全 賂美輪 汪菊潛 茅以新 李振先

曾世榮 吳鴻照等



福利組：鄭若谷 楊駿昌 孫伯騫 郭 驥等四組專家中，我與前三組皆甚熟識。醫藥組有好幾位是長沙雅禮醫學院的同學。水利組的人員多數是天津北洋大學的同學，交通組中人員完全是鐵道服務的同事。惟有福利組的人員，我不認識。所有認識的人都常往來閒談，他們離開中國，惟一不開心的就是吃不到真正合口味的中國飯，而且中國飯館的價錢甚貴，不能常去多花錢，那時我住在一個單人臥室的公寓，有廚房客廳，他們就常來燒飯，自燒自吃，吃得高興得很。張維與醫藥組人員，張含英與水利組人員，鈕澤全、曾世榮、茅以新及其他鐵路人員都是常來的朋友，其後他們分發到各外埠去就不常來了。

我記得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我到華府火車站接鈕澤全兄一幫人，上午八時車到站，我上車去找，居然鈕澤全兄尙高臥未起，可想沿途辛苦，當時他急急忙忙衣冠不整就匆匆下車，先到我寓所梳洗早餐後去找人接頭。張含英是中國有名的水利專家，一九四四年十月四日中國工程師學會開會請他演講中國之水利。他講的黃河決口、淮河氾濫等堵導工作時頭頭是道，有聲有色；中國有數之水利人才也。他們來美不足六個月就紛紛回國担任起救國工作去。

## 我國申請物資概要

善後救濟物資分成十類，每類由國內各部列單連同規範書向聯總申請。此項申請書到達聯總後即送遠東司審核。司長美國人莫名其妙，完全交我辦理，好在我有研究員打字員助理，如果文件太多，人手不足時，可送聯總秘書室打字間集體趕打。這許多申請單中，糧食衣着兩項最簡單，祇看數量合理不合理，如

有疑問，就找鄒秉文先生或張文潛先生解釋通過。聯總上峯對於這兩項最感興趣，因為兩件購料單，就辦完工作極其簡單。中國方面實行魏道明大使要鷄不要雞蛋之哲理，偏偏注重工農交通復興所需之器材。此三項器材須有完善規範書，交通方面我有全部資料，工業找陳良輔先生，農業又找鄒秉文先生，大家努力一致趕工。完成後由遠東司送秘書長鄒秉文先生，再由他分發各委員會如糧食委員會、衣着委員會、工礦委員會、交通委員會等分別審核，我全部批准或部分批准。批准後即作為定案照數採購運送。就筆者現時手中所存原始資料及圖表查對（因篇幅關係圖表從略），得知中國原申請之糧食衣着醫藥農業復興等所需或照原申請批准或減少有限，而對於交通及工業復興所需則減削甚多。如以當日中國之人口四萬萬五千萬計，則每人攤得一百四十四美元，為數實在太少，不過總錢數已大得驚人。

## 中國百億美元計劃

我在C.D.S.服務時常到軍部演講中國鐵路及運輸情形，又常在中國工程師學會講些中國鐵路機務的事情，差不多都是報告性質無足輕重。有一次席爾·殼克斯先生L.K.Silcox找我談話，他是我留學時我在鐵路工廠實習兩年的最高級主管，他幫我不少忙，待我甚好。他這次來談話，要我做篇文章說明中國戰後所望於美國工程師者，將登載於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之月刊中。月刊名為機械工程Mechanical Engineering。他出的題目是What Postwar China Hopes for from U.S.Engineers。

我的英文有限，平時講講，寫寫信，可以對付，如果要正式作文發表「吾斯之未能信！」幸虧那時候

有一位學者女朋友叫秀而馬·厥也思 Theina Dries 她是社會學博士，當日我在明尼蘇打州明城實習時認識，那時她在明尼蘇打大學讀博士，事隔二十年，她適在華府農業部供職，她是獨身老姑娘，一個人獨住。我將文章做好，請秀而馬女士修正。她一定要到她家吃飯，飯後同時讀文修文，兩個晚上我們弄好就寄出，後來此文載一九四四年七月份「機械工程」月刊中。

我到聯總遠東司工作時，演講及作文的差使（無酬）更多了。這次老上司席爾殼克斯先生又來了，他出的題目是「中國如何能振興實業——How Can China be industrialized? 要我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廿六日下午八時（星期一）去包鐵摩爾 Baltimore 約翰霍布金斯大學，某大講堂，對機械工程師學會會員們宣講，講稿曾在「機械工程」月刊中發表。

我將手中所有材料並熟讀國父之「中國實業計劃」以及蔣委員長之「中國之命運」兩文，做成了一個五年計劃，共需美元一百億，茲將其重要項目摘譯如后表。

美國人自租借法案實施以後，俄英耗款不計其數，他們不願意再送禮了，每每要問我「錢從那來？」

「借！」

「如何還？」

我列出當時中國有帳的每年外匯收入有六億美元，正可作百分之三利息百分之四還本之用。

## 辦理物資儲運事務

中美百億美元之五年計劃

項目

錢數一九四五年估值

總錢數(美元)

交通與通訊

鐵路

兩萬哩每哩六萬美元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公路

十五萬哩每哩八千美元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船舶

五百萬噸每噸二百美元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汽車(機動車)

五十萬部，每部二千美元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電訊設備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航空設備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電燈及衛生設備

水力發電廠一千萬K.W.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自來水及下水道等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醫院設備等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衣食所需

麵粉廠（以每人每年百磅計）

每日出產七萬五千噸

機器設備以每噸千元計

七五、〇〇〇、〇〇〇

製米廠（以每人每年五百磅計）

每日出產三七五、〇〇〇噸

機器設備以每噸百元計

三七、五〇〇、〇〇〇

紗錠 一千五百萬錠，每錠四十元計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建築材料廠（如水泥、磚瓦、玻璃、鋸木、油漆等）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其他各廠（如糖、肥皂、油、紙等）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農業工廠（如肥料、殺蟲劑、獸醫設備等）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煤礦及鐵礦等設備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共計

一〇、〇一二、五〇〇、〇〇〇

約數共計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百億美元

蔣廷黻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底自華府赴澳洲雪梨開會前曾與我商討救濟物資到國內時找何人負責辦理接收儲運事務，我會力荐周賢頌先生，並請與國內交通部門各先進商討必可找到適當人選。他在澳洲開會後又會到國內一行，在此期間我同他無事接洽。

五月廿五日，星期五，司長爾腦德閒談中說：「總署擬派你去重慶聯總辦公，已由英美兩大頭溫翹夫先生及亨傑克先生照准，但須得重慶聯總主持人凱叟同意，秘書室已去電徵求同意。」我莫名其妙，正在躊躇中，他又說：「這是好差使，你原是聯總職員調往外國辦公，支原薪外還另加差費！」言下不勝羨慕之至，同時公事房書記研究員等都代我欣喜！六月六日，司長又來報告說：「凱叟已經復電歡迎！」幾時動身，所辦何事，我都不得而知。當日秘書室辦庶務的Mr. Snyder來說：「你幾時動身，我們不知道，但請你明天起打針，作動身之準備。」次日六月七日就到醫務室打一套針藥，包括霍亂、傷寒、破傷風、天花等症在內。六月十六日第二次打針，六月廿三日第三次打針。打針第一次無甚反應，第二次打針處痛癢不適。第三次頭痛身軟請假一天。但此後毫無消息，究竟我去重慶做什麼事，並無正式命令。

七月初蔣廷黻先生又來美。七月六日（星期五）司長爾腦德忽然辭職照准，想係未得去中國之好差使而失望。七月十一日蔣先生召集聯總中國職員連同黃宗勛、趙世輝等連我在內，說明德國投降後歐洲戰爭結束，美軍在太平洋已由菲律賓及中國來向日本節節進攻，希望日本政府亦將無條件投降，我們中國的善後救濟工作即將開始，我們的艱巨工作還在後面，望大家努力云云。此時我們遠東司司長辭職照准後，我正在代理工作中。七月十六日，水利組專家們請蔣先生與李卓敏先生在「大地」Good Earth 飯店吃飯，

有我在座；七月廿四日壽景偉先生又請他們二位在「大地」吃飯，也有我在座；兩次吃飯時，蔣先生說話主題都是講善救物資到中國後儲存運輸之重要，一經出事則全世皆知，非得找一個靠得住，吃得消，辦得了的人。當時我聽了覺得奇怪，我們費了這許多力，要到如許多器材；人家包運包送到國門；難道到了國內，我們就沒有人會接收會儲運？我有點發悶。七月廿一日星期六蔣先生請我到他的旅舍閒談。這一次他正式找我回國担任接收儲運善救器材之責。他說：「我想請你回國去做儲運廳廳長担任儲運重責。」我說：「蔣先生，我不行，我不夠資格，這責任太大，請你另找有聲望有魄力有後台的前輩去幹！我是一個不見經傳的人物，這大關係全國聲譽，不能兒戲！」他說：「我在國內已找過許多位，他們都不肯幹！我向宋先生說，宋先生說他同意叫你做；我向曾部長說，曾部長說叫你幹。我找不到人！K.Y.！（我的英文名簡寫）我要求你誠心考慮一下這件事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中國歷史上所得外援向來沒有六萬萬美元之物資，這次如果辦失敗了，不但貽笑全世界，而且以後再無人願幫中國了。這些物資從頭至尾都是你經手的，你知道來龍去脈又知道聯總上上下下諸位負責人；國內國外的人都知道你誠實肯幹，爲什麼不幹呢？」我說：「我胆小，不敢幹，不能幹！」至此我就辭退了。我回家後再三思量不能決定。要找個朋友商量商量，也找不着；此時宋先生已回國，劉景山、朱光沐都隨着回了重慶；魏大使夫婦、朱武官夫婦都是政府人物，自然幫蔣先生說話；外國的朋友更不知中國事無從談起，弄得我走投無路。後來知道凱叟剛由重慶回華府述職，我就約他在五月花飯店Mayflower Res 吃午飯，他說：「K.Y. 我們歡迎你到中國聯總辦公；現在T.F.（蔣先生的英文簡名）要你去負責B.T.W（Bureau of Transportation and

Warehousing (儲運廳簡稱)，那是他英明的決斷，你去幹沒有問題。至於薪金一層，中國政府薪級甚低，你可以仍在聯總支原薪加差費，這個我們可以辦到，沒有問題！希望你去幫「」的忙，決定接受這職責。」這一談又多出一個收入問題更加複雜！

## 幾經催促幾經考慮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太平洋戰事大有起色，蔣廷黻又在旅舍找我談話催我決定。他說：「你有什麼困難，我都可替你解決，如嫌中國政府薪水低，我可請聯總付給你原薪加差費。你的儲運廳內部行政完全由你負責，我不交一個私人，不代你出一個主意，你放手去做！還有什麼困難呢！」我說：「在中國政府做事，由外國機關付薪，那不像話。如果我拿如許高薪我如何責令下屬辦事？而且置中國政府於何地？此點不是可討論的問題請不再議。您說，不荐一個人，我本人無班底，能夠找到做事的人不足十人；做這件事要有上百上千的好人，到那裏去找！」無人手」是第一個大問題。您說不代我出一個主意，其實我自己正無主意不知如何下手，因為這件事史無前例，課本中也找不到這一課。怎麼辦？「無方法」又是一個大問題。至於儲藏的地方，運輸的工具，都沒有把握！叫我如何負得起這責任？」無結論，他叫我回去再加緊考慮。

一個人坐在公寓裏，盯著地板默想。在聯總做事輕鬆而收入甚寬，為我一生最得意的時期，如果繼續做下去，可以移入聯合國辦公，一生吃着不盡優哉游哉！做了儲運廳長一定忙得要死，而收入祇是溫飽，



何苦來哉！聽私慾的話，真正不能做不能做！又想到在津浦鐵路調任濟南機廠時，好友王化成先生的父親對我說的話：「有機會替國家做正經事，最要緊。收入多少，不過在餘存的部分多一點少一點而已，與生活無關！」一生苦學所爲何來？應該幹，應該幹！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蔣先生又來找我，逼著我即時決定，我當時就接受了，並且要支中國政府的薪級。我以爲自己如此大犧牲，真正爲國服務是我一生偉大的決定。那知道人心並不一致，做了一年半後，有的還以爲我得了高官厚祿，由羨生嫉；又有的以爲六萬萬美元物資在手，其中回扣揩油即以萬分之一算亦可得六萬美元之收入，鬧哉鬧哉！於是謠言騰起，弄得法院偵查，由悶而悔，生活鬥爭本來如是，不過愚蠢如我未曾研究此中大學問耳。

## 華府社交憶魏道明

戰時華府人口最多，各國使館人數驟增，其中英國大使館之各種專家政客多至數萬，中國當時大使館及物資公司之人數亦有數百人。每天酬酢不絕，其雞尾酒會宴會之豪華奢侈爲史所未有。雞尾酒會之次數最多，人數多至千餘人或數千人者；有時幾個雞尾酒會同時舉行，能飲酒者都吃得醉醺醺的，有的喝得爛醉如泥，幾天不能辦公，辦公室中談話都覺酒氣噴人。戰事緊張場面還有些嚴肅，德國投降後（五月八日稱爲 V - E Day 即 Victory in Europe Day）已增加著樂；日本投降後（八月十日稱爲 V - J Day 即 Victory in Japan Day），更是狂歡；連一般市民都在大街上抓住酒瓶亂走亂闖。

舉行雞尾酒會的地方除在各大使館外，有三、四個大飯店最出名，如五月花飯店就在都邦廣場，與聯總爲鄰居，斯塔特樓飯店 Statler 在華府市中心，謝爾命飯店 Shoreham 離市中心較遠。中國飯店規模較小，不能安排盛大雞尾酒會，但中國飯店在當時有名者爲「大地」飯店、「路比傳」飯店 Ruby Foo，共和樓 Republic，都在市中心；前兩個俱爲戰時新開，設備新穎豪華，菜肴鮮美。後者爲舊式飯館，地方大，粵菜好；生意皆異常興盛，每每訂不到座。

當時中國政府人員在華府服務者分兩大類：一類是有家眷的，如魏道明（伯聰）大使住雙橡園中國大使官邸 Twin Oaks。朱世民武官（公亮）住郊外馬利蘭州之貝薩思托 Bethesda, Md.；李翰先生住華府西北邊區之聶布拉斯卡道 Nebraska Ave.；黃仁泉先生住東北區之林肯路；蕭勃先生（繼朱爲武官）住三十四街；劉大中先生住北首都路；郭秉文先生住城內（住址忘記）等。他們請客都請在住所，或由厨司做菜，或由主婦做菜，在住所宴會，飯後每有牌敘。魏大使有一個好厨子，且有大使夫人鄭毓秀博士指揮，中國菜在美國首都爲第一。鄭爲留法之法學博士與中國法學權威王寵惠先生爲好友。雍容華貴，每有宴會必盛裝待客，她有一付項鍊，爲翡翠球及大珍珠相間穿成，晶瑩耀目，她非常珍惜，每以示人。打牌時精神抖擻，一輸錢則萎靡不振，鍛羽而歸；盛衰都有暴烈的感情流露出來，非常直率坦白。魏大使向不打牌，他看也不看；自己看書或批公事。後來鄭博士得了癌症，第一次聽說，將乳房及腋下肌肉完全割去，第二次聽說，左臂被割除，第三次聽說，她已去世，晚年受罪不少，聞者莫不掬同情之淚，聞生前並無生育。

## 朱世明夫婦的軼事

朱世明武官家有一個年輕老媽子做菜。武官夫人爲謝文英，浙江人，中國青年會始祖謝洪賚先生之女，金陵女大畢業後入美國麻省威爾斯來女大學與蔣夫人宋美齡同時同學，生得矮小壯實，口齒伶俐而行動敏捷。她時時幫着做菜；有時老媽子休假或發脾氣不做，朱夫人就自己動手毫不含糊；菜還做得不錯。

她好客，常常找人吃飯打牌。那時座上客除我外有江杓將軍、鄭博士、金龍章夫人、劉瑞恆、劉景山夫婦等。金夫人與朱夫人在中國同學又在美國同學，同爲基督教友，她來到華府做客就住在朱家。朱夫人在華府做菜做得有經驗，並有幾個拿手好菜。朱武官逝世後，她一個人住紐約教美國學生做中國菜，出了一本食譜，又出了第二本食譜，大大出名，常常被請到各大城市表演，有時被請在豪華總統號輪船或其他郵船上，表演做中國菜，她不收費用，船公司給她頭等房間，免費旅行，所以她常作無償的窮極奢侈的旅行。

朱夫人生有兩子，一學中國歷史，一學英文文學，後來都成爲大學教授。勝利後朱武官被派爲日本戰敗國的副統治者，日本投降後美國麥克阿瑟將軍 General Mc Arthur 爲駐日總督，其下中英俄各派一副總督；朱到任時，朱夫人仍住美國照着兩子讀書。朱，湖南人，清華生，留美學工程又學軍事會爲駐俄駐美武官，少年英俊，兩目炯炯有感，精神飽滿，全付武裝時，更是威風凜凜，舉步莊嚴，好不羨煞人也。朱既到日，居高位而獨處，自有鸞蝶溫存，曾納一日本艷麗爲押寨夫人，倒也相安無事。

有一年，朱櫻重疾，謝文英專程赴日，親自侍疾，無意間查得「堆情書，原是一位中國駐外官眷所寫，謝一一啓讀，內容纏綿悱惻，情溢紙面；如說：「見面的擁抱親熱，視飲食爲多事」，又說：「恨不得終生如此，永不分開」等語。謝文英親自找到其住在國，親晤其人，親將一束情書完全付與，自稱係朱某夫人而退，未說一句廢話。一九七五年朱夫人在美國紐澤西州湖林鎮之墓壘村自己住所對我們夫婦描述時，眉飛色舞，談笑風生，引爲艷史之最。朱先生死於日本任所時，謝文英親攜長子去日本料理喪事畢，仍逕住紐約。長子現爲某大學中國歷史教授，次子爲某印書公司負責少年叢書。這一對奇人，吾倆三生有幸，被列爲好友。

## 黃仁泉奉陪杜魯門

李翰先生爲儕輩中之正人君子，不苟言笑，夫人爲大家閨秀，其在華府之住所甚幽靜，每於週末造訪，吃夫人手製之中國菜，打小麻將，牌友有江杓將軍、劉瑞恆醫生、黃宗勛律師等。江杓將軍曾爲德國留學生抗戰時與俞大維先生等在四川山洞中製造槍礮，派來美國在宋子文先生麾下爲武器專家，魁梧身材方面大耳，聲如洪鐘，不常打牌而常陪宋先生打橋牌或撲克。後來曾一度在加拿大辦理中國物資供應事宜；回國後，又曾爲國民政府高級長官，現已退休云。劉瑞恆先生爲中國醫藥權威，爲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爲人溫文幽默，與任何人交皆易爲好友，在華府時爲任何人之醫藥顧問；劉景山夫人生病住院時，劉醫師常在醫院照顧，其英文名爲 J. Heng Lin，人皆以 J. Heng 呼之，獨居郊外，自以燒飯爲樂，而尤以乾

燒茄子得名。黃宗勛律師健談，多以所習律例爲題材，見面時就說某案如何發生、如何破案、如何審訊、如何定罪等，頭頭是道滔滔不絕頗有趣。

黃仁泉先生是黃仁霖將軍之胞弟，原爲大使館職員，專門跑美國政府打聽消息；杜魯門總統上台後，喜歡打「撲克」，到處找人，黃甚精此道，每到白宮陪總統打牌，有時得到些重要消息，即趕報宋先生或魏大使，爲宋先生所重視，因而在大使館大出風頭。其夫人叫「愛梳」Betty，用了一個中國老媽子，其人約五六十歲不識一個字的英語；她每天到大菜市買菜，她挑要買的拿，拿完了算帳時，她將兩三張十元鈔票交給收錢小姐，收回找頭回家，確是一個闖世界的老油子；做的菜甚好。

蕭勃是副武官，他不大應酬，有一次在他家裏請過一次鷄尾酒會，主要的客人是赫利將軍 Gen. Hurley、魏德邁將軍 Gen. Wedemeyer 等都是到過中國的美國大軍人。蕭夫婦都不打牌。還有一對不打牌的，那就是劉大中夫婦；他們都是生長在北京的，喜歡吃餃子，也常常包餃子請客，我住的小公寓就在他們的公寓樓下，他們家吃餃子，我都有份。

## 單身漢們生活記趣

郭秉文先生家我去吃過一頓飯，大概是夫人燒的，南京口味不錯。以上所寫都是有家眷的一類，其他一類就是沒有家眷的單身漢，除我外有以上提到的，江杓將軍、劉瑞恆署長等，還有大使館一等秘書崔存璘、商震將軍、劉錯（那時還是公使）、壽毅成、徐淑希、蔣廷黻、李卓敏等，還有一位單身漢住華府，

但他有一個龐大的空軍組織，所以他有廚房有好廚子，平時吃得好請客更好，那就是空將軍毛邦初；他請起客來的排場比較大使館及武官公館要堂皇得多。除他外，其餘的單身漢們要還席時都是到上述的幾家大旅館或中國飯店請客，我請大使階級的朋友們都在斯塔特樓大旅館吃飯跳舞並看台上表演。其中有兩次有記載的價值。這一次我請大使夫婦、武官夫婦及郭秉文夫婦等吃飯。飯後看台上表演；當時有一位名震全國的法國歌星叫赫爾德嘉德 Hildegarde 在唱時代曲，她生得嬌小玲瓏，歌音纏綿而嘹亮，四座靜寂無聲；她唱到「上次，我看到巴黎時——」(Last time, I saw Paris)當時巴黎已為德佔領，她唱到高興時響徹雲霄，追念失守後就低得幽怨淒楚。我們的餐桌擺在唱台前第一座。她唱着唱着，將手持一朵長柄玫瑰花擲向我的身上！當時全場轟動，連大使武官都十分高興。逢場作戲有如是開心者。又有一次，我請商震將軍、張部長（嘉璈）兄弟、李榦夫婦在同一旅館吃飯，飯後台上表演小偷的技術，這位演員請商將軍上台，不知不覺中商將軍的手錶被偷去。這不算稀奇，一會兒商將軍的吊褲帶被偷出來，他自己不知道。這位小偷表演者的末場忠告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商震將軍原為第三集團軍閻錫山總司令之左翼軍及中央軍總指揮。平漢鐵路以東陷日寇後，編為游擊區，商將軍被編為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此次來美係與宋子文先生接洽戰後復興計劃者。

## 交通部大員的風標

張嘉璈先生原為中國銀行總裁，在杭江鐵路浙贛鐵路初辦時經費支絀，當時顧孟餘為鐵道部長，張總

裁代爲籌劃借款以完成浙贛，其後延伸浙贛路連接湘桂黔皆張先生之功；張先生被任爲鐵道部長，在顧孟餘先生之後，顧孟餘先生並非鐵道專家，但在其任內，他信任凌鴻勳先生；他與凌素不相識，到任後即任爲粵漢鐵路工程局長，命其完成株韶段使粵漢通車；凌果如期完成不負所期；顧任內除此外並無所建樹。張先生初爲鐵道部長後又改爲交通部長；局外人對此兩部名殊不清楚。原來中國北洋時代政府是交通部內設路、電、郵、航四司。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時要大修鐵路，於是將交通部之路政司提出另組爲鐵道部以孫科先生爲鐵道部長。後來抗戰軍興，委員長以空間易時間政策實行，政府西遷重慶，以鐵道交通兩部人員太多又縮爲交通部，故張先生先爲鐵道部長後爲交通部長。我在唐山工專讀書時，葉恭綽先生爲交通部長，他合併唐山、南洋及北平管理學院爲交通大學。我畢業後派赴美國深造，葉部長召見，此爲我與交通部長見面之第一次。以後鐵道部部长孫科、俞飛鵬、顧孟餘皆與我無緣，未曾見過面，聞俞爲後勤司令部總司令時適粵漢通車，有一列兵車在南段出軌，傷亡數人，俞召見凌局長面責謂有槍斃之罪，駭人聽聞！後來他做交通部部長偏偏找凌鴻勳爲常務次長，真怪！張部長在任時我由美返重慶述職見過面。張在任造成了湘桂黔及敘昆等路，厥功甚偉。張後曾養甫爲交通部長。曾的拿手好戲爲催趕工程，其負責浙贛時催趕杜鎮遠完成其路；抗戰末期彼爲特種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到處趕築B-29轟炸機之飛機場，其手下大將如吳祥騏、張海平、陳六瑄等都代他拚命趕工，提前完成。我同他見面甚多，他到美國醫病一節已在前面詳述。後來避亂香港時我常去看他，他的病勢時好時壞，變幻莫測，以後再敘。張部長息影美邦身體甚好，一九七五年八月交大同學會在美國西海岸開同學會，張部長（公權）還來會致辭，八十多歲了，精神甚

健記憶力甚強，惟目力不佳須有人協助。

## 杜邦廣場舊遊人物

以上爲在華府應酬之可記者。其餘友朋或公或私來談者多約在杜邦廣場附近之小館午餐藉敘一切。當時每日在午刻聚餐者爲李達先生。我到聯總辦公後他還在 C. D. S. 或 C. S. C. 交通處代我辦公，每日午餐時談談上午所辦各事及討論困難點。如有生客，他就另座自吃。生客中以于斌主教爲最客氣，他所不放心者爲救濟中國之物資及辦理賑務之人物；彼以中國方面所期望者告我，作我參考。其餘最多見面者爲朱光沐（秀峯）先生，他單人住宋子文先生家爲宋先生秘書，每日二十四小時不能自由出門；夜間亦常被呼起擬一電報或擬一呈文與委員長，生活枯窘異常，無可發洩，夫人住香港又不能來美，彼又不能去港，煩躁不堪。同事涂光華午餐時談到他之前途，他爲劉景山先生所倚重之秘書，劉夫人去世，劉三爺脾氣暴躁，彼不知如何應付。張文潛亦常來午餐，彼爲南通紡織專家，想於勝利後隨即回通州恢復舊業。

我當時惟一想頭卽如何表示我對，及我國對，李達先生義務幫忙四年之盛意。李達先生原在中國開設大昌實業有限公司，專做鐵路機車車輛配件工具及機器生意，其手下所用工程師多爲清華或交大同學，如袁伯燾、魏菊峯、胡祁豫、吳慶衍等。大戰時他回到美國住包鐵摩爾大公寓中，我在華府工作四年，他每天乘火車到我公事房幫忙，晚上自己回去，不受分文酬勞，四年如一日，實在可感可敬。曾部長在美時我曾將詳情面告，他思想至再，最後說可由交通部送他一個獎狀。一九四五年六月間獎狀寄到，我於六月廿一日親自送去，他夫婦親自接去，並加配美化鏡框掛起，總算是一個光榮的紀念。